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望潮是充满诗情画意又古灵精怪的海洋生物，能感知大海潮汛，潮水开始上涨，就从软泥底和岩穴处钻出来，面朝大海，顶起腕足，上下摆动，翩翩起舞。小蛮腰上的双眼巴随着滚滚潮水送来小鱼小虾、小蟹小贝。潮水一靠近，就一头扎入其中，享受美食，仿佛千万年前，与海有约。

人们称望潮为“长不大的章鱼”。望潮学名短蛸，属章鱼科，模样玲珑华美，头部如剥了壳的鸽子蛋般光洁透亮，八条触手摇曳生姿，撑开来像个大裙摆。充盈膏汁的腹部长在脑袋里，少了减肥的烦恼，嘴巴统领八爪，大长腿是家族遗传，让人心生羡慕。

足智多谋的望潮擅长以柔克刚，智商应该与章鱼旗鼓相当。科学家说章鱼的大脑有独特的神经构造，思维能力超过一般动物，有好多本领，包括能改变体色和皮肤纹理来逃避掠食者。望潮平日以裹满全身的泥土作为天然保护色，深潜滩涂泥洞和岩穴里，不显山露水。但在海水中酒足饭饱后，爬到海滩上，还没浸一身泥巴，就张开嘴巴，放松身心，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。低翔的鸟儿看到这小鲜货，煞是兴奋，直冲过来，准备啄个淋漓尽致。且慢，我家乡《玉环古志》记载：“每于潮退时张口向日，雀往啄之即合住，带缠雀羽不能飞动……”望潮立刻合上嘴巴迎战，甩出它的触手缠着鸟儿的羽翼：你不让我

优哉，我就捆住你团团转。望潮不仅没让鸟儿有可乘之机，还克敌制胜，这脑袋瓜真的好有智慧。

清代钱唐人，画家和生物学家聂璜在《清宫海错图》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把章鱼和望潮区分开来，名称有地域性和历史的演变。根据他的文字描述和栩栩如生的图画，书中的小号章鱼就是望潮，“产于浙闽海涂中。干之，闽人称为章花，浙东称为望潮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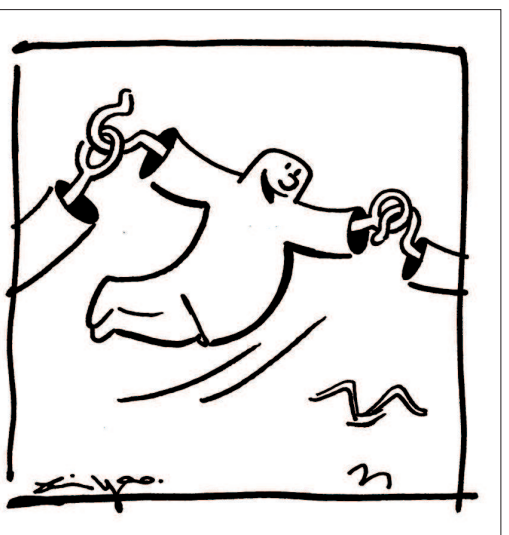
聂璜还描绘了望潮爪子上吸盘粘吸诸物的能力，与垂涎它的螭蚌斗智斗勇的情景。望潮用触手穿入螭蚌的脐口，直击心脏，如一箭穿心，使螭蚌失去招架之力，吸其真气，蚕食其肉。螭蚌就是威风凛凛、满身盔甲的青蟹。望潮如此无孔不入，以屈求伸、以弱制强的能力，简直登峰造极。聂璜称它“以须为足，以头为腹。泛滥水面，雀不敢目。”鸟儿果然也是吃一辄长一智啊。

望潮是珍贵的海洋食材。我曾在上海某餐厅吃到“秘汁望潮”，以一人份的熟制冷菜形式呈现。望潮头部侧卧盆底，若隐若现，八条触手像花瓣一般绽放，触尖向内卷起、紧缩。由两小根黄瓜条构成人字形和一朵草花点缀。盘底的调汁有辣鲜露、酱油、芥末、椰糖等复合滋味，从望潮头部咬下去，松脆柔嫩，鲜味涌出，满嘴爆浆。这道菜口感清鲜浓郁，品相高雅端庄，很上海。

食材的特性要用心去领悟，否则就会暴殄天

望海潮生

叶青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当少说我，多说我们时，
团队会有奇迹……

物。比如毛肚涮火锅，一片片毛肚码在冰面上，你若懂得七上八下的流程，让它在水里沸腾七秒钟，第八秒捞起，在空中冷却一秒，再入汤七秒，吃起来就非常爽口鲜脆。假如任它在火锅里随波逐流，半天才捞出来，必然味同嚼蜡。香港及潮汕一带火锅店常见的沙漏，是美味的闹钟。

望潮烹制貌似简单，实则非常讲究各个环节时间的把握。

“清汤望潮”是浙江玉环十大名菜之一。要让汤底清澈，先要把望潮放在光滑的器皿里，减弱它的附着力，加入姜末、盐和柠檬汁，用手揉捏拍打，去除黏液杂质和腥气，直至软趴趴的望潮变得硬实起来就停手，这是望潮香、鲜、脆的前提。用清水冲洗干净，切姜丝及葱茎段，加水

和黄酒煮开，把鲜活的望潮拽入水中，在滚水中打三个滚，连汤倒出。清汤中的望潮玉质紫斑，八条腕足卷出优美的曲线，像朵朵白紫相间的单头菊花，妖娆妩媚。

春夏的望潮，个头小，一口一个，鲜嫩得舍不得咽下去。中秋时节望潮个大，最为肥美，很有嚼劲。用调羹和筷子取到自己的餐盘上，双齿一夹，轻轻松松断开头足，膏腴之香冲击味蕾。如果步骤不到位，火候过头，吃起来就韧如橡皮。

酒炖望潮美味又滋补。

用清汤把它烫熟，再盛入姜片枸杞黄酒配好的汤里，一人一盅，喝汤吃望潮，浑身有劲。

家乡望潮还有一种吃法，叫明炉望潮。把望潮放在闭合器皿中，防止它爬出来。望潮余烫和捞出一般由服务员来操作，自动旋转的桌子只转一圈，每人都吃到脆爽鲜甜的望潮，那真是活色生香，余味无穷。

浓油赤酱的望潮另有一番滋味，焯水后的望潮在葱姜蒜爆香的油锅中猛火快炒几下，加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老酒，颠锅匀火码盘，起锅的望潮有浓香，还有恰到好处的一丝焦香，这种做法是在三门高

料记载，1840年前后，航行在长江入海口这片水域里的船老大们，被几片露出水面的淤泥浅滩挡住了航路，之后，浅滩上长满了芦苇和水杨树；之后，有养鸭的人，把鸭苗投放在这处淤泥浅滩上——鸭子在风浪里漂游，在芦苇丛中觅食——船家便把这里叫作“鸭窝沙（长兴岛的前身）”，遇到潮流不顺风向尴尬时，船家则会落帆泊船，上滩和养鸭人一起，吃一顿平稳的烫饭。

鸭窝沙的名字就此叫开了，这以后又有圆圆沙、潘家沙、金沙等沙洲露出了水面。这完全是长江流水的自然力量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是人的力量，几千人挑泥筑坝，把几个沙洲逐步连接在了一起，成了今天地理意义上的长兴岛，成了上海行政区划中一个全新的公社，后来改制为乡镇。

七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，

一年前，合杆工程启动，架空线入地，最后人行道铺设了灰白色大理石地砖。在曹杨路住了32年的我眼睛一亮，全新视觉感扑面而来。

过去的曹杨路记忆犹新，人行道脏乱差，坑洼多，一路上还有臭味相随。与市场伴生的臭源延伸大半条曹杨路，离我家最近的三官堂桥家禽市场，每天从邻省运进成千上万只鸡鸭鹅等家禽。近邻的上海印钞厂也苦不堪言。过了中山北路，铁路曹杨农贸市场是上海最长的菜场，味道也不好闻。铜川路水产市场、山华果品市场，均属全市和华东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，异味每天弥漫在空气中。靠近谈家渡路棚户区还有一个副食品加工厂，渍水横流到马路边，路人掩鼻而行。

梧桐树下的人行道是城市微景观，也是展现时尚风情的马路“T台”。那一年南京西路首次尝试铺设了大理石地砖。如果说彩砖换掉了水泥地砖是美丽转身，那么大理石地砖替代彩砖，则是路面高质量的达标。南京东路改造为步行街，采用了质地更好的大理石地砖。我从南京东路的单位下班回家，面对破旧的曹杨路只能一声叹息，安慰自己只要人行道没有了坑洼，人不摔倒就行了。

我期待曹杨路的蜕变。这条沪西大马路与时俱进，11号地铁线穿越整条曹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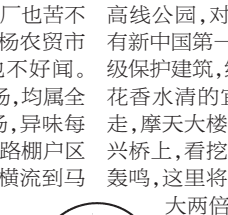
路。原来的家禽市场变身地铁隆德路站，出站是新建的上海印钞厂。对面的曹杨路最大棚户区改造为高层住宅群。沪西工人文化宫西大门在曹杨路上，建设北部城区最大的1800座大剧院，为市民分享魅力文化生活。普陀体育馆重建造型奇特，宛如一颗璀璨宝珠。顶级商业大厦环球港离曹杨路最近。铁路曹杨农贸市场改造为世界第三个高线公园，对外正式名称叫百禧公园。有新中国第一村之誉的曹杨一村属于市级保护建筑，经全面改造焕然一新，鸟语花香水清的宜居地。穿过武宁路朝北走，摩天大楼鳞次栉比。站在曹杨路复兴桥上，看挖掘机在铜川路原水产市场轰鸣，这里将有一个比长风公园银锄湖大两倍的人工湖。届时21.5万平方米的真如“绿廊”，水面有游船，岸上有绿荫，还有步行街，古镇新城，风光无限。我终于看到了大理石人行道出现在眼前，它像一条雅致的灰白色丝巾把曹杨路点缀得更美了。

那天我回到苏州河畔住过的老地方，从曹杨路桥开始，漫步到上海西站，约4公里长的人行道绿色、宽敞、舒心、悦目，全程体验今非昔比。一群年轻女孩从大楼走出来，脚下的高跟鞋“咯噔、咯噔”响，声音清脆优雅。突然想到曹杨路谐音“朝阳路”，在人行道的“T台”上走步，人人都是模特儿，太阳就是追光灯。

就是生吃望潮，每人配一碟芥末酱油。我跃跃欲试，拿起筷子夹一条贴在冰上切断了触须，这一夹，望潮的触须像是睡醒了我的水蛇打个跟头，绕在我的筷头上，顿时花容失色，但在朋友们示范和鼓励下，往蘸料里过一下，淡定塞入口中，那种感觉像是在冬天吃冰棍，一直凉到心。充分咀嚼，鲜美无比。去年，玉环召开首届

行走的“T台”

王妙瑞



“共富共美新玉环”，天南地北玉环人大会。聚餐时有一道菜叫“望海潮生”，菜名名副其实，盛在玻璃器皿中的望潮貌美如花，生动无比。它们似乎在张望着遍布五湖四海的玉环人，是是否正与潮共舞。

长兴岛

吴建国

在户籍制度建立的时刻，三万左右的户籍人口，这是长兴岛上的全部居民，都是在鸭窝沙等沙洲成岛之后从外部迁入的。最原始的长兴岛地貌是河浜沟汊，只有芦苇和水杨树才是真正的土著，俯首可拾的鱼虾，播种就有收获的土地，就是依靠靠风帆船运和捕鱼的船家，也让他们渐渐放弃了搏风斗浪的生活，甘心“躬耕陇亩”。移民人口的集中地，民俗和文化的融合是一个矛盾，长兴岛人在最初的二十年里就解决了，劳动和通婚又使语言最快规范成“本地话”。那个时代，在长兴岛，家家户户的门是敞开的，两代人不知道锁为何物。浪涛的轰鸣声，是长兴岛永远

的背景声响，风也是特别，暴烈时能把一棵高大的柳树按倒在地上，温柔时，任凭炊烟撕扯花朵的衣衫。这里是鸟类的天堂，没有恐怖的火枪，没有阴谋的丝网，鸟儿的啁啾是长兴岛的四季歌。

在长兴岛上，色彩的变换像是无序的，却有着内在的规律：本地谚语“六九五十四，泥里出露刺”，“露刺”是泥土里长出的小草的尖尖，长兴岛真正意义上的春天到了！先以杨柳新芽的嫩黄和田野里小草的青绿开始，细雨轻风里，嫩黄和青绿渐渐变成了绿色：树的绿色，麦苗的绿色，油菜的绿色，芦苇尖尖上叶子的绿色，这是春天里长兴岛的颜色。

长兴岛的五月是金黄的，田野里岸坡上的油菜花开放在一夜之间——有人乘飞机从长兴岛上空飞过，惊叹这大片金黄的色彩刺人眼睛，让人想起梵高的油画《向日葵》……不刺眼睛的金黄是之后的麦穗，这种柔和的金黄让人安逸和满足。

夏天的长兴岛日照充足，站在田埂上，仿佛能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，能看到万物蓬勃生长的喜悦，几乎所有植物的叶面，变成了黛青色和墨绿色，而叶背全部是微微泛白的苹果色，包括田里的水稻棉花，河边的芦苇茭白，宅前的番薯竹篱笆上的南瓜藤。

深秋初冬，长兴岛又一次被稻穗的金黄色覆盖，这是丰收的色彩。最美的是棉花的白色，月夜里，无边无际白色让月亮像船一样荡漾其间，那波光能反射到家家户户的窗棂上，让人久久不能入睡；入冬了，土地深翻后，长兴岛都是泥土的黑褐色，这也是播种的时节，地块上泥土的颜色在一天一天变少，变成了油菜苗的淡绿色，变成了麦苗嫩绿色，也因为谚语说“杨树叶子全落光，种麦不用慌”，这个时节的长兴岛人，最为悠闲笃定。

旅游

秋天在北方，正赶路而来

叶景松

秋风翻越秦岭，脚步金黄，跨过长江再走一程就到了。南方的相思正泛红，几颗种子跳入贺江奋力游向海洋。

秋天要来了，南方的稻子，明日会披上丰收的盛装。乡间唢呐吹奏关于前世的喜怒哀乐，有些人回到最初的原乡。我在潇洒古道左侧，恭迎，秦皇南下的五十万金戈铁马。盯着我的那位，是族谱中忘记下名字的先辈。

二千年后的秋天，我是秦汉遗落的一颗种子在拔节成长。

秋天在北方，正赶路而来，踩着秦时的脚印，蹄印，车辙。我在古道边翘首以盼，一轮明月高悬在亚细亚的夜空，世界呀是多么的辽阔高远。

七夕会

西行序曲——兰州
兰州的景点沿着黄河而展开，没去过甘肃的人很难理解这点。这里的山梁上布满了沟沟壑壑，深深的，多多的。仿佛一个巨人举着钢凿在这里凿呀凿的。一千条？一万条？一亿条？我看累了，想闭一闭眼，混沌中看见一个被干旱折磨着的巨人张开大嘴，沟沟壑壑又变成他嘴唇排列着的一道道开裂的口子，口子流出的血。因此，当我在黄河边上望“黄河母亲”雕像时，我感受到在她身上寄予着兰州人对水的渴求，对黄河的感恩。

兰州，因黄河之水才成为西北干旱大地上的明珠。一块块有水的绿洲，是和无边无际的干旱大地共同组成了“西北大地交响曲”的两大主题旋律，而兰州就是这部交响曲的序曲。

丝路观史——嘉峪关，莫高窟
当我在平沙无垠的戈壁滩上昂首仰望嘉峪关楼时，当我在黑黝黝的洞窟里窥探神界、佛境时，我感觉到，它们承载了太多、太重的历史。

我不信史。这就像一位学者所说，没有历史，只有对历史的陈述。又像另一位学者所说，历史会因时而异，因人而异。

在这些秦砖汉瓦、断壁残垣面前，让我们把它只当作人类对于大自然母亲的一种馈赠和补充，当作人类智慧的一种检阅和展示。作为古迹的它，历史功能早已结束，而作为艺术，它的光辉将永世长存。

高原湖泊的美男子——赛里木湖
如果说青海湖是美女，赛里木湖就是美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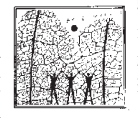
青海湖温柔，妩媚，赛里木湖刚毅，深沉。这里的雪峰更魁伟，云杉林更阴沉，岸沙更粗粝，海浪更博大。这里的人们更彪悍，伊犁马更狂野。青海湖的水蓝中透绿，如轻曼的纱巾；赛里木湖的水蓝得发黑，像沉沉的夜空。

哦，别忘了，突厥语“赛里木”是“祝福、平安”。来到湖边，请手抚心口，轻轻说句“赛里木”吧，湖神会保佑你的。赛里木湖以它男性的力量护卫着过往行人。

我爱青海湖，我敬重赛里木湖。
忧郁的画卷——喀纳斯、白哈巴
在我的印象中，俄罗斯是忧郁的：铅色的乌云低压在她那空寂的大地上，阴沉的云杉林护卫着金色的白桦树。不想一到喀纳斯、白哈巴，这如

丝路随想

吴莉莉



画的一切全展现在眼前。金秋九月的阿尔泰山黄肥绿瘦，雨雪霏霏，上苍以灰调子的散射光笼罩万物。用原木砌成的房舍和四周的森林如此贴切，随意搭建的牛棚羊栏与原始村庄又这般协调。欢快的小溪随意奔流，她要造访每一户人家；少女般优雅的小白桦不断翻弄叶片，你在诱惑谁呢？满不在乎的胖牛犊东蹄西颠，仿佛它是村头大佬……在这里，你仿佛能见到普希金在吟诵诗篇，黄叶洒满一身；屠格涅夫在描绘日出，猎枪上挂满露珠；柴可夫斯基正哼着小调，老农奴在一旁提示；用画笔挥洒着的列维坦更糟：为金色的白桦林作画，已用完了他所带来的全部华丽颜料。

是的，一切都是忧郁的，但又忧郁得那么美，那么安宁，温馨。像诗。真想住下来，不走了。